

时代风流

为了更多的人获得光明和温暖,他们甘愿与黑暗为伴,同冰雪共舞,和艰难同行!

上个月10日晚,垣曲入冬以来一直如春天般温暖的“暖冬”天气,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漫天大雪画上了句号。接下来的几天里,老天爷仿佛着了魔般黏住了这个山区小县,鹅毛大雪不断飘落,舜乡大地冰封千里,继而又是一阵阵电闪雷鸣,一场罕见的冬雨不期而至。

13日晚,闻喜县后官乡茨庙村为垣曲输电的四条高压线路被厚达23毫米的覆冰紧紧包裹,支撑高压线的塔架终因不堪重负出现故障……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通往垣曲、担负着为垣曲19.8万百姓输送光亮的四条“保障线”“生命线”全部瘫痪;意味着在凛冽的寒风中、刺骨的冰雪里,19.8万垣曲百姓陷入黑暗,正常的生活就此停摆……

垣曲告急!19.8万舜乡百姓告急!!

灾情很快惊动了运城、省城,乃至首都北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风雪无情,人间有爱!至此,一场与冰雪战斗、与时间赛跑、与黑暗搏斗、与寒冷较量、与大自然“拔河”的大救援拉开了序幕。漫天飞雪中,一队队抢险人员连夜奔袭,向事发处所在的中条山腹地深山挺进;呼啸寒风间,一辆辆外援应急电源车、救灾物资运输车日夜兼程向垣曲集结;瑟瑟冬夜里,一队队确保通信畅通的油机、车辆、维护人员浩浩荡荡向垣曲汇聚;黢黑暗夜,一道道关切的目光投向垣曲,一个个可爱的普通人顶着风雪迎面走来……

海拔1200米的闻喜县后官乡茨庙村一线抢修现场,狂风、飞雪,冻雨,酷寒。由于坡陡崖险、道路结冰,连夜开拔的救援队伍只能借挖掘机开道艰难前行,挖深坑、蹬冰沟、爬雪坡,险象连环,车辆实在无法到达的地方,就肩扛人抬徒步向前——一个个坚毅的背影,让人感动。

断裂的导线落入山谷,只有先找到断头才能实施连接,但人迹罕至的茫茫深山,崖峭壁险、谷深壑长,加之雪封冰砌,即便猿猴也愁攀援,更何况是人!往哪里找寻?哪有路可循?抢修师傅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往谷底而去——纵横交错的枯刺断枝、藤蔓蒿蓬被厚厚的覆冰包裹得如剔透的琉璃一般,就连脚下的路也滑溜得如同打磨过一样,稍不留神就可能失足落入深谷。那是怎样的艰难、怎样的艰险!那几个猫着腰的身影,让人揪心。

夜晚,零下20℃的低温,风雪、冬雨依旧。几十米高的塔架上,有几个如马踏飞燕般凌空忙碌的身影……有专家讲,这样极端天气里,在几十米高的塔架上作业,三五分钟就会被冻僵。可那些勇士们,硬是坚持到15分钟乃至20分钟才肯下架轮换。连续几天几夜不间断的加班作业,好多人的手脚都被冻伤,有的连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一个人退缩。这需要怎样坚强的意志才能做到?

冰天雪地,寒风卷地,角弓不控,铁衣难着。倒塌的塔架前,一位身穿橙色工服的中等个电力工人,手里正端着一个快餐盒,上边还有两个馒头。有记者问他冷不冷、为什么不到帐篷里吃饭时,镜头前的他很是腼腆和拘谨,目光躲躲闪闪却微笑着说:“不冷!帐篷里人多,大家都要暖和一下,我在外边吃不冷!”多么朴实的话语!多么无私的精神!明明自己瘦瘦的身体正打着寒战,明明手里的饭菜转瞬就冻冰凉透,明明在帐篷里就能稍稍暖和一下手脚,略略躲避一会儿寒冷,可他,宁愿站在风雪中,也要把那点儿暖的机会留给别人。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品格!

13日晚上停电后,大多数居民都没有意识到这次停电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但垣曲县的龙头企业五龙集团旗下的“晋味餐厅”却接到了次日早上为中条中学提供1100份早餐的紧急任务——1100名孩子因学校食堂瘫痪而陷入困境。这可是1100份哟!这1100份早餐的背后就是1100个在黑暗与寒冷中面临饥饿的孩子!接到命令后,以担当著称的五龙人连夜行动,用锅、碗、瓢、盆奏响了一曲激动人心的大爱之歌。

早餐做好了,可1100份早餐餐盒又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按照每人一菜、一汤、一蛋、一米饭的分量计算,这又是几倍的工作量啊!但以能吃苦闻名的五龙人又怎会被困难吓倒,他们的厨师、服务员、勤杂人员乃至值班领导齐上阵,只为一个目标——不能饿着孩子!热气腾腾中,那一张张流汗的脸庞,那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那一阵阵匆匆的脚步,不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吗?

断电前夕,垣曲县委党校的校长恰巧去了太原学习,14日,由政府统一安排,党校的学员公寓楼为外援人员的临时休息地。党校院内瞬间热闹了起来,忙碌了起来。事无巨细但又忙碌莫及的校长,两个也只能不停地在工作群里线上指挥,再急副校长都很年轻,都是女性,都有老人、孩子,其中一人的先生是县里医院的骨干,必须日夜

他们迎着风雪走来

张喜燕

值守,另一个人的掌柜在邻县任职分毫不能脱身,照顾各自家人的担子就全落在了她们身上。但她们全然顾不上自己的小家,全天候值守在单位。当谈到孩子时,两位年轻的妈妈虽然都满眼泪花却仍若无其事地说:“没事,与深山里那些人相比,咱这点苦算啥。”多么朴素的语言,多么担当的情怀!然而她们却都是女人,都是娇弱需要人呵护的小女人哦!可她们,就是这么如冰山雪莲一样可爱!

外援人员刚入住那天,学员公寓楼与其他地方一样冷冰冰黑漆漆。后勤职工永平和海刚,便主动给那些远方的客人当起了临时服务员,烧热水做饭、问寒问暖。一锅开水刚刚烧开,另一锅又开始;大门刚关上,又有人要进来。进进出出、里里外外,年近花甲的永平两口子硬生生一天烧完了一大罐煤气,硬生生一个昼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永平就直接病倒了。后来,有了应急电源车,不用再烧热水了,饭菜也由政府统一配送,他们却又义务承担起了分餐的任务。每到开饭时,两口子一人负责一栋楼,从一楼上二楼,再到三楼、四楼,一层一层、逐个房间吆喝人们吃饭,直累得他们步履蹒跚、腰酸腿疼、嗓子沙哑。事后,当我问及这件事时,他们却只是轻描淡写地笑了笑:“人家大老远都赶来帮咱们了,咱怎么能闲着?”

我家楼下小超市选哥夫妇,都是快七十岁的人了,选哥心脏不好,嫂子左手患老年性震颤,都不能太过劳累。冬天,老两口生活简朴得仅靠一个小蜂窝煤炉子取暖,尤其是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嫂子,每一天的煤球都算计着用。可自从断电后,嫂子就一改常态全天开火,为前来求暖求热水的邻居免费提供方便。一块煤球一块四,平时一天三块就够的量,现在却要十多块。那些来求暖的,床沿上、椅子上、小凳上全坐的是,门口、货架旁、通道里也站的是,把一个小超市挤得满满当当,还不算那些进进出出不消停的孩子们,直忙得选哥夫妻两人大陀螺般停不下来,但他们却始终不烦不恼,满脸含笑地招待着大家。

为了给楼上人创造方便,二门的马哥在断电第二天就去隔壁的政务大厅协商,在楼下的小平房里接通了一根手机充电线。小平房紧靠政务大厅大楼的背面,很是阴冷,他就又把自己家的电暖设备拿出来供大家取暖。微光尽管无法驱除彻骨之寒,但,其心可鉴、其情至真、其意至善!

那天,我拿着两个手机下楼充电,没过一会儿就被冻得浑身冰透。看手机时,却发现老公手机里原有的16%的电量竟然变成了14%、10%、9%!“噢?怎么回事?咋越充越少?”眼看着做饭的时间到了,家里的宝宝也不容我耽搁太久,我急了。

“拿来我看看,是不是天太冷的原因?”同样在充电的四门红卫哥顺手拿过我的手机,两手捂着在一边掌心里搓着,一边凑近电暖设备暖着,一边又对我说:“这里太冷,你先回吧,充好了我叫你。”愣神间看着红卫哥,我感动得差点掉了泪。

3岁的外孙糯儿13日晚晚就被冻感冒了,女儿便带他住到了我家。宝宝往常是晚上要玩到很晚才肯入睡,本来担心他会在黑暗中哭闹,可他却没有。懂事的他天一黑就钻到被窝里,在黑咕隆咚中紧紧抱着妈妈的脖子:“妈妈,宝宝不怕黑。妈妈,什么时候能来电?宝宝什么时候能上幼儿园?”身为党员的女儿早上要到街上去除冰。也许真应了“母子连心”那句话,女儿起床时,宝宝竟然也睁开了眼。尽管他还没睡醒,尽管他很不舍得妈妈离开,尽管他还想躺在妈妈的怀里享受温暖,可他却也没有哭闹,只是用双手紧紧抱着妈妈的脖子,一边用小嘴蹭着妈妈的脸,一边带着哭腔喃喃地恳求:“妈妈帮宝宝穿衣服,宝宝给你说再见。”女儿要走了,他跟昆虫一样跟到门口,倚着门框,流着泪挥着小手向妈妈告别:“妈妈再见!你,几点下班?宝宝,想你!”说完“哇——”一声大哭……那一刻,我也哭了,我是被宝宝感动的,我急忙紧紧把他揽在怀里——我可爱的宝宝,在与冰雪战斗的行列里,你小小的身影也一样炫目!

联通营业厅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身影,他不是来充电的,不是来蹭暖的,也不是来凑热闹的——他是来借光的。每天,他都会早早来到这里,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手捧课本静静地学习,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希望、一种自信、一种自豪!

……
在这次与黑暗较量、与时间赛跑、与风雪博弈的战斗中,和平年代的英雄比比皆是——

他们就在那冰天雪地里,在那茫茫寒夜里,在那瑟瑟冷风中,他们就在那里单位、我楼下、他身边、咱家里……

他们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邻居,又或许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姐弟,我们的子女……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而骄傲,让我们一起为能生活在拥有他们的伟大国度而自豪,而幸福……

百姓记事

天空昏暗,北风裹挟着雪花呼啸而来,形成一股股白色的旋风,让人感到更加寒冷。

这大雪天,先生突然说想吃豆腐,我嗔怪:“你真是异想天开,村子里的雪这么厚,哪会有卖豆腐的来?”他却笑而不语。没想到我话音刚落,一个响亮的声音穿透风雪从远处飘来。“卖豆腐喽——”细细地听,竟是邻村大爷的声音。我急忙穿好棉服,拿上手机就出门去。

来到街上,雪花漫天飞舞,白茫茫一片。我顺着声音望去,苍茫飞雪中站着一个人,看不清模样,只能隐约看到他站在三轮车旁边。听村里人说,大爷的儿子、儿媳离了婚,儿子

雪天买豆腐有记

李秋云

在外打工,丢下五岁的孙子,需要他和老伴照顾。大爷已经六十多岁了,理应安享晚年,但为了儿子、孙子,不得已卖起了豆腐,以补贴家用。这火车头大雪天还出来,真是遭罪啊!

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脚踩在软软的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待我走近,只见大爷头戴棉帽,穿着洗得发白的棉服,佝偻着腰,两手插在衣袋内,不停地原地踱着步,浑身被雪花包裹,好似雪人。看到那三轮车上的木盘中还有不少豆腐,我向大爷:“叔,这样的天气您怎么还出来啊?”大爷无奈地说:“唉,做的时候还没下雪,我也没有看天气预报,没想到这雪会越下越大呀!”说完他又

笑着加一句:“我不来,你能吃上豆腐?”看着他乐呵呵的模样,我心里生出很多不忍。“叔,这剩下的豆腐,都给我称了吧,这两天家里人多,也懒得出来跑。”大爷答应着“好好好”,连忙帮我称豆腐。我顺口询问了下车家里情况,他慢声慢语地说:“还和从前差不多,只是你大婶儿的身体重不如从前,她得了糖尿病,需要一直吃药……”我看见大爷的手冻得如同包子般红肿,手指皴裂,露出鲜红的嫩肉,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皱纹纵横,留下岁月的痕迹。但他眼神中却还是透着刚毅,嘴里还一直说着:“没关系的,困难总会过去。”

天渐渐暗下来,雪越下越大,我关切地说:“叔,这雪天路滑,您赶紧回家吧。”大爷连声说着:“谢谢你啊,让我能早点回家!”可他刚想骑车走,再看看我手里拎着两袋满满的豆腐,就不容分说,一定要骑着三轮车,把我送到家门口。到了家门口,我接过豆腐,再一次叮嘱他:“雪天路滑,路上小心,安全第一!”他连连点头,冲我摆摆手,渐渐消失在茫茫的白雪中。

回到家里,和先生说起此事,我们都被大爷的生活态度所感动,尤其是他说的那句——没关系的,困难总会过去。有些人,身处逆境,却总是心怀希望、豁达乐观,这也是最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

灯下漫笔



人生第一张照片

薛振堂

我的家乡南午芹是一个著名古镇,原来是一个行政村,后来被分为三个行政村。南午芹村自大,人口多,道路四通八达,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经济开放、市场繁荣的早码头。村子往北可以通往大山深处的乡宁县,向东直通稷山、新绛到侯马,向南可到达运城盐湖,向西可通过黄河渡口到达陕西境内。

解放后,南午芹古镇旧貌换新颜,党和政府于此成立了僧楼供销社南午芹分社,还开设了百货商店、日杂商店、土产公司、信用社、学校、工农兵饭店、食品公司、照相馆、食品公司、骡马大店等,保留了一个月六个集会日,古镇南午芹,更加繁荣。

我本人现保存的一张3岁时的相片,拍摄于1959年冬。那时的我留着长长的头发,戴着一顶时髦的帽子,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看起来刚刚丢掉开裆裤,脖子上绑着一条粉红色的围巾,脚上穿着一双花布鞋。身旁还摆放了一个花瓶,瓶子里有鲜艳的花朵。当时没有彩色照片,围巾、鞋子和花朵的颜色,是摄影师原明奎用手工和专用颜料着色的。

从照片上看,我的童年应该还

是很幸福的,脸庞圆润、精神抖擞、穿戴时髦、干净整洁。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能够照这么一张照片,也算是人生之幸事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南午芹照相馆位于大街的南边,紧挨着工农兵饭店。照相馆分两部分,西边一间是接待间,人们照相来了就在这里办理手续,交钱开票,商定尺寸。东边的一间是摄影棚。那时没有电灯,照相采光全靠自然光,所以摄影棚的上边安装了一些毛玻璃。摄影棚里设施十分简陋,没有背景图案,只有一些简单道具。

摄影师名叫原明奎,是僧楼供销社的专业摄影职工,每逢南午芹集会日,他就早早从僧楼来到南午芹为群众照相。他个子高大、说话语气温和,照相技术在那时是一流的。南午芹没有洗相的暗室,每次照好相后,他就把底片带回僧楼洗。到了下一个集会日,他会把洗好的相片带来让顾客取走。原明奎的照相技术很高超,很受群众欢迎,服务态度也好,为了让顾客满意,有些照片他便很费事地涂一些颜色,使之成为当地最早的彩色照片,很受顾客喜爱。

醉美盐湖

南俊

盐池像一位窈窕淑女
天地人物
共同赋予她迷人的景色

每每走近盐池
总有一种惊美之情
油然而生

好大好美呀
水波 流烟 苍山 芦苇
目不暇接

拂晓
盐池披一袭透明的烟裙雾纱
更显婀娜

忽然晚霞映红了天空
万道霞光
把白如冬雪的硝磺
镀上一层赤金

刹那间

盐池一下子被夕阳包圍
羞得就像一池胭脂

雨天里
水面水泡连水泡
涟漪套涟漪
一片紧紧慢慢的跌落玉盘脆响

远望
山也是云
水也是云
山水浑然一体

近看
天也是水
地也是水
天地难辨颜色

湖光山色中
鸟儿的欢唱
孕育出无限生机

妈妈总会家里张灯结彩
还将准备好的红萝卜
切成一个个的小圆珠
做成九十九只灯盏
从大年初一到十五
从屋内到屋外
在树下、石桌、大门两边
都要摆上
妈妈点上
我摆着跑着
不亦乐乎
……
亮亮的灯盏
长长的灯盏
壮观的灯盏
仿佛照亮了我长长的人生路途

如今
妈妈走了
想陪她再做次灯盏
想陪她再看下老家
都成了实现不了的心愿
……

想念我的老屋



鹤雀楼

梅花香自苦寒来
(国画)

谢良虎作

老屋入梦

毛淑霞

梦到了老家西胡同的邻居
大大的院落盖了西房和北房
站在西邻的院里
看到了我小时候住过的小屋
醒后来温馨萦绕
随之而来的是挥之不去的忧伤

五六岁时
随爸妈离开老家
经过几次乔迁
十二岁那年
我一个人前往老家
领个开起院门
带我去看
我曾经住过的老屋
家具摆设依旧
一晃二三十年
再也不曾去过

给我讲牛郎织女一串串的
美丽传说
偎在妈妈的怀抱里
慢慢进入
甜美的梦乡

妈妈生病期间
几次想陪她回趟老家
却因琐事一再耽搁
如今
爸爸走了
妈妈也走了
……
我的老屋
是我最初生活过的地方
她孕育了我的成长
走向了出发
从那里海角天涯
那里有我温馨幸福的记忆
那里有我的信心和力量

记得,每逢过年时候